



优阅优刷
出品

青春言情，就看「纸上偶像剧」

我的 妄想症 男友

迷糊破产心理医生

♥ PK

高智商妄想症男神

叶子一著

长江出版社



优阅优刷
出品

我的 妄想症 男友

迷糊破产心理医生

♥PK♥

高智商妄想症男神

叶子一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妄想症男友 / 叶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出版社,

2018.12

ISBN 978-7-5492-6153-6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叶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1547 号

我的妄想症男友 / 叶子 著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

(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)

选题策划 优阅优剧

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

网 址 <http://www.cjpress.com.cn>

责任编辑 吴曙霞

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316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92-6153-6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-82926804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调换, 电话 027-82926804)

他是妄想自己是皇帝的家族继承人。

她是濒临破产的小迷糊实习心理医生。

她奉命医治他，他拼命想赶走她。

他俩相爱相杀，是一对欢喜冤家。

他究竟是真疯还是装傻？她又能否如愿将他拯救？

那支失传了数百年的点朱桃花簪为何会在她身上重现？

他们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复杂可怕的阴谋和陷阱？

如果说『有缘之人，终会重逢』。

他们将如何携手，用心用情，赢得不一样的人生……

目录 Contents

Chapter 01 妄想症患者 001

“这位病人，是一位年轻优秀的海归学子，只是不久前突然遭遇一场车祸，醒来后就得了妄想症，说自己是皇帝。”

Chapter 02 “入宫” 022

“还不参见陛下？”

Chapter 03 初次交锋 042

“一国之君，身系万民福祉，岂可说退位就退位？这样的话，爱妃以后不要再说了。”

Chapter 04 初露端倪 069

“爱妃不必惊慌，朕自会派人救出国舅。”

Chapter 05 出街“巡游” 092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日帝、妃同游，凡百姓有购物者，皆由天子付账，以示君恩。钦此。”

Chapter 06 人戏 116

“那如果，朕就是想做个昏君呢？”

Chapter 07 **前世回溯** 131

“人在催眠状态下说的话，本身就有半分不可信，所以被催眠者口中的‘前世记忆’，我们无法确定那到底是他的幻觉，还是真的前世记忆。”

Chapter 08 **“贤妃”** 155

“哦，心理医生是泥瓦匠吗？人多力量大是吧？那你们全诊所都过来，是不是我们家少爷明天就好了？”

Chapter 09 **底牌** 177

“……朕，有些话要对你说。”

Chapter 10 **告白** 198

“我知道你就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上天安排好的某个角落，等着我来找到你。”

Chapter 11 **家谱** 214

“你告诉我，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皇帝，你装疯的时候，为什么偏偏要做建文帝？”

Chapter 12 **委托人** 237

“原来你就是委托人？”她终于开口，声音淡淡的，和笑容一样带一种意味不明的含意。

Chapter 13 ----- 险中求胜 ----- 261

“命运把这段奇特的记忆给了我们，绝不应该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命运天定，我想再试一次，朱宣文，你愿意吗？”

Chapter 14 ----- 强抢民女 ----- 280

“来人哪。”她咯咯笑着说，“强抢民女了。”
“这江山万民都是朕的，朕便抢了你又如何？”

番外篇 ----- 约定 ----- 302

“臣妾七日后等着皇上，万望皇上切勿失约。”



Chapter 1

妄想症患者

“这位病人，是一位年轻优秀的海归学子，只是不久前突然遭遇一场车祸，醒来后就得了妄想症，说自己是皇帝。”

1

从记事开始，罗开怀始终做着同一个梦。

梦里雨后初晴，奉天殿前的白玉长阶愈显洁白宽阔，长阶一头立着他，一头立着她，两丈余远的距离，却已是一生永隔。

“爱妃可还记得，朕与你有个遁世之约？”他对她笑着说，仿佛阶下层层叛军皆不存在，“朕不做皇上，你也不是妃子，你我携手同游，做一对神仙美眷。”

她眼里也盛进笑意，仿佛颈边森凉白刃亦不存在。“臣妾当然记得，今生来世，臣妾都记着与皇上的约定，请皇上看好这枚簪子，”说着拔下头上玉簪，“茫茫人海，相见不相知，来世相认，唯以簪为凭。臣妾今日先走一步！”

一股鲜血自颈项喷出，血珠喷洒在蓝天上，细碎在阳光里。她有一瞬忘了身后叛军逼宫，忘了此时何年，自己又是谁，只觉眼前红雨好美，想要抬手去触，却带不动手臂分毫。

我是死了吗？那怎么还会痛？不，不是项上痛，是心里痛，原来死亡就是这样的感觉啊。恍惚感到身旁叛将惊慌，意识回归，最后朝白玉长阶上看去。他一袭黄袍立在蓝天下，灼灼白光晃得她看不清他的容颜。她奋力地睁开眼。上天啊！请让我再看他一眼。

眼前华光更甚，天地间转瞬只余一片耀目的白。

罗开怀猛然睁开眼，发现枕头又已经湿了一小片，抬手去擦眼泪，又觉手臂一阵酸麻。她费力地翻身坐起来，若有所思地揉捏被自己压麻的胳膊。

虽是梦，醒后也记不太清具体情形，但那种透骨的悲伤却每次都真真切切。

因为这个梦，她十几岁时还被奶奶拽去看过神婆，无奈她这个梦特别顽强，神婆也赶不走。后来渐渐大了，她自己翻书，发现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宣称可以通过回溯疗法，使人在催眠状态下记起前世发生的事，她便觉得自己这梦境大概和前世记忆有关，甚至考大学的时候，还鬼使神差报了心理学专业。

谁知念了心理学才发现，回溯前世这种说法，在国内主流心理学界是并不被认可的，心理学课程对它更是只字不提。有一次她实在按捺不住，问一位老师回溯前世到底可不可信，结果得到了十分确切的回答：

“如果人有前世，还能回溯，那么还要历史学家做什么？多募集些志愿者，给他们每人催眠几次，是不是许多历史悬案就解决了？考古学家也不用再研究，说不定有人上辈子就是恐龙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恐龙灭绝的原因。”

老师的话无可辩驳，罗开怀自此也再不敢向老师们请教这个问题，后来时间久了，她自己也渐渐觉得这个想法荒唐。心理学认为梦是人潜意识的呈现，她想自己反复做同一个梦，大概是基于某种强烈而尚未知晓的潜意识吧。

这个解释够正统，她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纠缠多年的疑问，只是偶尔她会允许自己发一小会儿呆，放任自己去想象：如果是真的呢……如果，那个猜想是真的呢？

压麻的手臂好一些了，她拾了拾，按在仍有余痛的胸口上。

突然桌上闹钟大作，她猛地从愣怔中醒来，这才想起今天是星期一，秦风昨天特地打过招呼的，说今早有个重要的会要开。

飞快地拾掇好自己，看一眼时间，早饭是不能吃了，还好餐桌上有个苹果，她随手拿起来。

“放下！”爸爸一声厉喝，从厨房里冲出来，手里还握着把菜刀，“快放下，快！”

罗开怀惊讶地看着爸爸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苹果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

见爸爸已拖着瘸腿疾奔过来，一把抢下苹果，又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地放回餐桌正中，眼中放出迷醉的光芒。

“爸，这苹果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大不同！”爸爸得意又虔诚地说，“这可不是普通的苹果，它是我的祈福圣果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警告你啊，绝对不许再碰它，它是要保佑我今天股票翻盘的，要是影响我今天翻本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啊，对了，家里别的东西也不许碰。”

罗开怀环目四望，果然见家里一片红：红衣服、红帽子、红围巾，连爸爸本命年那条红腰带都系在了门把手上。也不是第一次见这种阵势，她无奈地叹口气，拎上包去上班。

只是一只脚才迈出门，忽然又顿住了，她低头盯着那被拉开拉链的手包，蹙了蹙眉，转身向小卧室走去。

“罗大笑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小卧室里悄无声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宿醉的酒味，罗开怀捏着鼻子，三两步冲到窗边“哗”的一声拉开窗帘。

“罗大笑，起来！”

床上的大包一动不动，好像真睡着了似的。她一把掀开被子，拎着弟弟的衣领揪起来：“给你半分钟，把拿走的钱还给我。”

终于挨不过去，罗大笑只好使出第二招——扮可怜：“姐，这回跟以前真不一样，我今天是要去面试，要交面试费的，你就帮帮我吧。”

罗开怀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第一，装睡代表逃避，逃避代表你心虚；第二，你虽然装得可怜，但闪烁的眼神已经出卖了你；第三，哪家公司招人还收面试费啊？”她陡地提高音量，成功震得弟弟一个激灵。

“哎哟，姐，我真没骗你，”罗大笑激灵归激灵，还是坚持使出了第三招——死撑到底，“人家是正经公司，招一次人那阵仗大着呢，光午餐都有一百多道菜，开销大了去了，就这点面试费那都是象征性收的。”

“呵，你应聘的什么职位啊？”

“大中华区……总经理。”

“罗大笑，你是真傻，还是以为我傻？”

“怎么……怎么是傻呢？姐你怎么骂人呢？”

“不骂可以，把钱还给我！”

“一大早，吵什么吵？”爸爸听到动静过来，看看罗大笑，又看看罗开怀，“大清早不快点去上班，在这里和你弟弟吵什么呀？”

罗开怀把弟弟偷钱、撒谎的事一清二楚地说完，爸爸听完也是一叹，想了想，蹙眉说道：“开怀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弟弟找工作是正经事，你做姐姐的怎么着也该支持一下，不就是几百块钱吗？”

“爸，他根本就不是找工作，他是偷钱、撒谎。”

“偷偷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弟弟呀？”爸爸不悦起来，“你是他姐姐，他拿你的钱也算偷？那上次我拿了你的钱没打招呼，也是偷啦？”

罗开怀十分无奈，爸爸总是有这种几句话之内把话引得离题万里的本事。

“好，钱的事不提，可他根本就没有找工作，他撒谎。”

“谁说他没找工作？我每天亲眼看他一大早出去，天黑才回来，不是找工作是干什么？现在都要面试了，你还说他撒谎？”

“早出晚归也不代表他找工作……”

“你就是看你弟弟不顺眼！”爸爸气得手杖笃笃点地，“也看不上我这个爸，是不是？咱们家穷，我这个爸爸没本事，又带着个弟弟拖累你，但是罗开怀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你从小养到大，虽然没有锦衣玉食，但我供你吃供你喝，我不欠你的！”

“爸，你说哪儿去了？现在是说我弟弟撒谎。”

“你不就是怕花你的钱吗？”爸爸越说越气，脖子上青筋突出，“行，我跟你说清楚，今天你弟弟面试这笔钱，就算我这个爸爸向你借的，等我股票翻了本，我连本带利还给你，保证一分钱都不欠你的！”

罗开怀只觉胸中一阵滞，千言万语堵在胸口，却没有力气说。她扬了扬脸，将酸涩憋回去：“行，爸，我错了，我支持他。罗大笑，我祝你今天面试成功。”

走出家门，关门前听见飘出的骂声：“自私自利！”

眼泪终于还是流了出来，她吸了吸鼻子，又用手背擦干。生活从来都不

容易，谁都不容易，学心理学几年，她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每一副柔软或狰狞的外表下，都有不可碰触的心灵之伤。爸爸年纪大了，拖着条瘸腿，身无长技，人生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股票上，股票又总是赔本，脾气大一点也是在所难免……一边走下楼梯，一边把手按在胸口上，虽然道理全都懂，可还是没有办法假装不疼。

好在过一会儿就会好的，这个她很有经验。当年妈妈去世，她以为天都塌了，可是过一阵子，生活还是继续；后来爸爸打工摔断了腿，她又以为天要塌了，可是撑一撑，慢慢地也过来了。妈妈去世后的这些年，生活绝非艰难两字可以形容，在这些日积月累的艰难中，她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无论发生任何事，只要撑一撑，总会过去的。

只要你有撑下去的勇气和力气。

巷口早餐铺飘来牛肉饼的香气，她快走几步过去。“老板，一份牛肉饼。”想了想，又改口，“哦，不，两份！”

2

无忧心理诊所在大厦的十二层，罗开怀站在电梯里，对着镜子调整笑容。这是秦风在他们这些实习生入职前提出的要求——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你工作的内容是疏导病人的问题，而不是发泄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不管带着什么样的情绪来上班，一定要在电梯停在十二楼之前调整好自己，面若桃花，心若明镜，本我，忘我，无我……

“叮！”十二层到了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罗开怀满意地翘一翘嘴角，迈出门去。

“嗖！”一莹白物体突然飞矢流星般朝她飞来，她本能地一闪，只听身后啪地传来瓷杯的碎裂声，紧接着又是哗啦啦碎落一地的声音。

“来啊，过来杀我啊！大不了一命抵一命！”

惊魂未定地抬头，就见前厅一个歇斯底里的大男孩正挥着一把水果刀和保安对峙。几个医生护士戒备地远远站着，实习生Linda（琳达）保持着两米开外的距离，试图让男孩平复。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妇女躲在前厅一角，

一边抽泣一边紧张地观望。

“你别过来，你不是医生！”男孩冲Linda吼叫，“你们全都是黑暗组织的人，你骗不了我！”

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罗开怀悄悄挪到前台去问护士小丽。

“Linda的病人？”

小丽也悄悄点头：“被害妄想症，今天第一次来，Linda五分钟就把人刺激成这样了。”说着撇了撇嘴，斜瞧一眼Linda。

男孩大概对峙得有些累了，持刀的手有些放低。保安看准时机，机敏地飞身扑去，谁知男孩比他更机敏，一个横跳让他扑了个空，又趁机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地，发出清晰的骨头撞击大理石的声音。

罗开怀很疼似的闭了闭眼，护士小丽悄声道：“这人脑子有毛病，身手倒蛮好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男孩猛地回身看向这边。

小丽吓得花容失色，一个字也不敢再说。男孩手持尖刀，一步一步朝这边走来。眼看男孩越逼越近，小丽吓得几乎快哭出来。

罗开怀咬了咬唇，突然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面向小丽，大叫道：“不许伤害他！”

整个诊所的人都呆了一秒钟。男孩也惊呆了，刀尖停在小丽身前半米处，他惊讶地打量罗开怀，好像还是不确信她吼叫的对象真的是小丽，而不是他。

“离他远一点，我绝不允许你们伤害他！”罗开怀一边展臂保护男孩，一边冲小丽眨眼睛，小丽心领神会，一点一点挪开，两步之后咻地逃开了。男孩没料到竟有人保护自己，一时有些错愕。

罗开怀慢慢靠近他：“别怕，我是光明组织的，专门对抗黑暗组织，今天是专程赶来救你的。”

男孩更加惊讶：“光明组织？有这组织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专门拯救被黑暗组织迫害的对象。”

“可我从没听说过你们。”

“那是因为敌在明，我们在暗。”

“……我凭什么相信你？”

“就凭我是今天唯一能救你离开这里的人。”

男孩犹豫一会儿，肩膀终于略略降低：“你真能救我？”

“当然，”罗开怀快速朝男孩身后瞥了一眼，保安已经站起来了，正在慢慢靠近，“看到那边的安全出口了吗？现在闭上眼睛，听我数一二三，当我数到三，立刻朝那边跑，出去就有人接应你。”

男孩紧盯了她一会儿，终于闭上眼睛。罗开怀伸出三根手指向保安示意：一、二……还没数到三，保安猛地从身后跃上，双臂紧紧箍住男孩上身，男孩立刻疯了样地挣扎，嘴里啊啊大叫。罗开怀不顾危险冲上去，从男孩手上夺下了刀，其他医生护士也纷纷上来合力制伏了男孩。

两个男医生用绳子捆住男孩手脚，罗开怀看着男孩疯狂地挣扎，心里暗暗愧疚。如果不是情势危急，她也不愿这样对待病人。

心理诊所如今已渐渐被许多人接受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正确认识它，有的是不愿来问诊，有的是把精神病人送过来。其实心理诊所的病人很普通，就是那些带着心灵之伤，或光鲜或颓废或强大或软弱地行走人流之中的普通人，他们穿着沉重的铠甲，举步维艰地装作若无其事，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跌倒。心理医生努力做的，就是帮助他们卸下铠甲，释放那些不堪重负的灵魂，帮助他们成为他们自己。

而这名男孩的症状，已经超出了心理疾病的范围，他们能做的其实并不多。

所长秦风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，伸出肥厚的手掌拍拍她肩膀：“开怀啊，刚才真是多亏了你，关键时刻机智果敢，真不愧是我的好学生啊。”

罗开怀笑着往旁边站了站，悄悄保持合适距离：“哪里，还不是因为秦老师您教得好。”

“哎呀呀，你的手流血了！”秦风一下抓住她的手，现出心疼神色。

罗开怀一惊，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被划了个口子，刚才肾上腺素井喷，竟然都没觉得疼。

“那个，所长，我去洗一洗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我那里有药水，过来我帮你擦。”

“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有创可贴。”她说着急忙把手抽出来，逃似的往

茶水间跑去。

秦风是她念书时的老师，现在的所长，听起来应该是十分亲厚的关系，可这世上的事如果都如听起来那么简单，又哪儿会有他们心理诊所和心理医生的存在？

事实上她念书时和秦风并无深交，只是临毕业时，秦风突然以心理诊所所长的名义向她发出邀约，她觉得薪水不错，家里又急等她赚钱，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当时有几个同学还很羡慕她，说没想到成绩好是这么重要，一找工作效果就立竿见影。她自己想了想，也深以为然。

伤口不长，却很深，洗了好久才总算不大流血了，可是肾上腺素也降了下去，这会儿一阵比一阵疼，她便继续用自来水冲着。

“哟，血都不流了，还冲呢？”Linda端着个杯子走进茶水间，倚在水池边斜眼瞧着她，“生怕大家不知道你受伤了？”

职场定律一：你的优秀代表别人的平庸。罗开怀暗自叹了口气，刚才Linda的病人被她制伏，Linda觉得脸上无光，对她心怀怨恨也是正常的。

她一边继续冲着水，一边说：“刚才那种情况，如果不采取行动，病人可能会伤害小丽，我也只是为了救人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所以我得谢谢你，感谢你急中生智化解了一场危机。”

“不敢当，是大家合力制伏了病人。”

Linda一听，“哧”地就笑出了声：“一般居功至伟的人呢，总喜欢在事后这样说：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这是大家的功劳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是一种谦虚，可实际上，是潜意识在把‘我’和‘大家’区分开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骄傲。”

职场定律二：当有人把你当软柿子捏，你一定要清楚地告诉他——你捏错人了。罗开怀想了想，回身笑着说：“那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居功至伟嘛，也有骄傲的资本。”

Linda一听气得瞪眼睛，似乎在懊恼自己的话给她留了空子。

罗开怀接着说：“不过Linda，如果你今早在甄别病人时，能发挥出刚刚一半的专业精神，也许我的潜意识就不会有机会享受这次骄傲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很简单啊，刚才那个病人有妄想症，你第一眼就该知道不属于我们的收治范围，应该送精神病院。”

“你是在指点我吗？”Linda声调陡然高起来，“罗开怀，是不是刚出风头的感觉太好，你都忘记自己是谁了？你是秦所长的学生，我也是秦所长的学生，我是实习生，你也是实习生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”

“过度敏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，Linda，你是因为念书时成绩不好而缺乏自信吗？”

“罗开怀，你不要太过分！”

门突然被推开，秦风光亮亮的脑袋探进来：“开怀啊，你的手……啊，呵呵，Linda也在？”

罗开怀挤出一丝笑：“我的手已经不流血了。”

Linda冷着一张脸不说话。秦风灵敏地察觉到异样，笑着点点头：“都在就好，到开会时间了。”

哦，对了，那个会。被Linda这一气，差点忘了。

3

无忧心理诊所每月都会召开一次例会，用于医生间讨论典型病例或交流心得，不过今天并不是开例会的日子，这种临时会议不常有，秦风又特意说是重要会议，此刻等在会议室里，医生们也都有些好奇。

“不会是要裁员吧？”小刘咋咋呼呼地说。小刘是重点大学心理学硕士毕业，比小医生有经验，比老医生有学历，是诊所的明星医生。

Linda的气还没顺过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裁员也裁不到你头上，你咋呼什么？”

小刘被这么一怼，也是不乐意，回嘴说：“也对，不过有些水平不济的人可就得小心了，过不过得了实习期还很难说。”

“你说谁水平不济？”

“就是你啊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一位老医生及时制止：“别吵了，医生之间吵成这样，被病人看见多影响形象！”

Linda和小刘互相瞪了瞪眼睛，总算是住了嘴。

罗开怀想想说：“会不会是所长遇到了什么疑难病症，找大家来会诊的？”

正说着，秦风推门进来，白嫩嫩的脸庞顶着一颗光亮亮的头，柔软的大肚皮颤巍巍地裹在衬衫里，罗开怀一见到他就想起大白虫子。他笑咪咪地坐下，笑咪咪地打开文件夹，又笑咪咪地扫了一眼众人。

“人都齐了，那我们就开会了。”

之所以笑咪咪，不是因为他心情好，也不是因为有好消息要宣布，而是因为秦风这个人呢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都是一张笑脸，就好像戴了一张长在脸上的假面具，任何微表情、读心术，到他这儿都没什么用。

“特地召集大家来，是因为咱们诊所最近收到了一位情况特殊的病人，有些事需要和大家商量。”

小刘朝罗开怀递了个“果然如此，佩服佩服”的眼神，罗开怀笑而不语。

秦风朝他们瞥了瞥，笑着继续说：“这位病人，是一位年轻优秀的海归学子，只是不久前突然遭遇一场车祸，醒来后就得了妄想症，说自己是皇帝。”

“妄想症？”罗开怀插嘴。

“皇帝？”

“突然得的？”

“车祸？”

好几个医生也都插嘴。Linda扬眉吐气地看向罗开怀，秦风都收妄想症，她自然不该被责怪。

秦风点点头，笑说：“没错，妄想症的确不在我们收治的范围，但这个病人情况特殊，不适合送到精神病院，患者家属又认为我们这里的医生执业水平更高，远非精神病院的医生所能比，所以再三恳求，请我们无论如何收下这个病人。”

这话说得大家爱听，医生们有的微微颌首。